



“璧”

□ 叶康宁 叶寅生

平圆形中间有孔的玉器被称为“璧”,已经使用两千多年了。像璧的环形玉器在古玉中还有“瑗”和“环”。孔大的称瑗,孔小的是璧,孔的大小介于璧和瑗之间的称为环。《尔雅》有一个区分“标准”,即“肉倍好谓之璧,好倍肉谓之瑗,肉好若一谓之环。”这里的“肉”字指玉璧两边缘的宽度;“好”指中间孔的直径。

一、对“璧”的含义的质疑

最早对璧是平圆形中间有孔的玉器提出质疑的是章鸿钊,他在《石雅》中指出:“和璧为玺,则名璧而形非璧矣。古之称璧,不必皆为环属,如夜光璧、璧琉璃皆是。又《左传》僖公二年,晋人以垂棘之璧假道于虞。二十三年,僖负羁馈晋公子盘飧,置璧。也岂皆有孔之器哉。”

郝用威在《和氏璧探源》中说:“古人以璧为玉或美玉之通称,璧即玉也。”

孙庆伟说:“这里所谓的璧,事实上也可以说指一切精美的玉器……进一步看,璧也可以理解为一切贵重的物品代称。”

那志良认为:“在《周礼》未制定之前,这些璧的用途,从文献中是找不出来的。有一个线索可寻,它是由瑗转变而来的,而瑗是环状石斧演变而来……把瑗的孔缩小而成为璧。”

夏鼐说:“汉代经学家在经注中,对每种玉器的形状,几乎都加以说明。但是,这些说明有很多是望文生义,有的完全出于臆测。”

通过上述学者的论述可见:作为六瑞之一的“璧”,有可能是汉代儒生们在编写《周礼》和经注中错误使用的一种“名称”。

二、从考古实物看:“璧”名实不符

从我国近现代科学考古出土的实物来看,

这种平圆形中间有孔的玉器,即汉代文献中大量出现的“璧”。在南方,长江流域出土的璧比北方黄河流域出土的璧要早,而且数量上也比北方多得多。同文化层中,其他玉器的做工也比“璧”精细得多,精美得多。也就是说,这种平圆形中间有孔的玉器,在古代并非十分贵重的物品。然而,在先秦文献中的“璧”都是非常贵重的东西。出土的实物与古文献的记述相矛盾。

我国近现代考古发掘中,最早发现“玉璧”这种器物是上海青浦县崧泽遗址(约公元前4000年至前3200年)。在崧泽与福泉山二地发现这种“圆形片玉,中间穿孔”的玉器,直径只有4~5厘米,形体很小。后来,这种小“玉璧”在安徽省潜山县薛家岗遗址中也有发现。它的“直径仅有3厘米左右。”这种小“玉璧”可能是利用管钻取出的玉圆蕊的下脚料做成的。


良渚文化(约公元前3300年至前2000年)早期出土的“玉璧”比崧泽遗址的玉璧大得多。如张陵山墓M4出土的玉璧直径为9.7~11厘米。孔径4.8~5.3厘米不等。良渚文化中期出土的“玉璧”,一般直径在13.3~20.5厘米,而且数量相当多。如反山墓地11座墓中共出土125件玉璧,有的墓中三四十件玉璧堆成三四叠。但是,玉璧的加工比较粗糙,台痕、旋纹、磨道明显,多数中间厚,边缘逐渐变薄。良渚文化晚期出土的“玉璧”,不仅数量多,而且直径与厚度都有增加。例如寺墩墓M3出土24件玉璧,直径为16.4~26.2厘米。M5的玉璧直径达28.6厘米,最大的一件直径30.3厘米。英国学者罗森曾介绍过一件良渚大石璧,其直径达35厘米。





商代妇好墓出土大小玉器755件之多,而

“玉璧”确只有十来件,多为素面玉璧,只有少数刻有比较粗糙的弦纹。西周出土玉璧也多是素璧。春秋时期出现了穀纹璧。到汉代,玉璧不光数量多,纹饰也变得精美。汉代是我国玉璧加工最为繁盛的时期。汉儒们在编写《周礼》和经注时大肆渲染“璧”的功能,可能是受到汉代玉璧加工技术的影响,推崇当时的玉雕文化,而为“玉璧”所作的一种“广告”。

三、通过甲骨文释“璧”

这种平圆形中央有孔的玉器,早在 5000 多年前就已经出现,如果真像汉代儒家学者说得那么重要,它应该在我国古文字中有所体现,也就是说在甲骨文中会多次出现。


我国古文字是从象形字开始,由象形符号到形声字、会意字等发展。即甲骨文中如用象形符号来表示这种玉器,古人便可画上两层圆圈,内层圈表示中孔。这就足够了。但是,从出土的甲骨文中,至今还没有发现这种象形的文字。


有人认为“或是环形玉器”可能最接近事实。如李学勤在《关于花园庄东地卜辞所谓丁的一点看法》中就这样认为的。但是,环形玉器中不只是一种,它有瑗、环和“璧”。和是表示那一种,还必须有个声符与其组合成为一个完整的“形声字”。

1991 年 10 月,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殷墟花园庄东地发掘了一个编号为 H3 的甲骨坑,出土有文字的甲骨 689 片。2003 年出版了《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》,公布出土甲骨的全部资料及整理者的释文与考释。

《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》(以下简称《花东》)中列出卜辞中出现的甲骨文“璧”字有:

“”《花东》180.3


“”《花东》190.2


“”《花东》37.5

“”《花东》180.2


“”《花东》180.3


“”《花东》198.10




“”《花东》198.11



“”《花东》175.2



“”《花东》190.1




该书编者认为“”是“璧”的早期形态。



《花东》谓“”字是指牙形璧。牙璧又称“璇玑”,《尚书·尧典》有:“在璇玑玉衡,以齐七政。”但是“璇玑的确切性质和用途,仍是古玉中一大疑案。”因“牙璧”是否属“璧”看法不一,再加上出土甚少,这里暂不讨论。




但是,“”究竟是不是声符,似乎也是值得讨论的问题。“”是“璧”的早期形态,就必须确认“辟”字字形的出现一定要比“”的出现早。但是,从现有的材料来看,很难证明是这样的。

《甲骨文编》在“辟”字头下收有《殷墟文字甲编》1060(《甲骨文合集》8108)、《殷墟文字甲编》3228(《甲骨文合集》18005)二字。后者作“”左边明显作“口”字形。《甲骨文合集》18005 卜辞的甲骨版左侧残缺,从位置上推测“口”形也许属于他字。此字和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无关。前者作“”,此字中间明显是方“口”形,方“口”形,为甲骨文的“丁”字。“口”是“丁”盖从上往下看的投影。而非“○”形。“辟”声,卜辞中似乎仅此一例。

《甲骨文合集》8108 是宾组三类卜辞,该类卜辞根据黄天树先生《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》的研究:宾组三类时代在宾组卜辞中最晚,主要是祖庚之物,其上限有一小部分上及武丁晚期,下限有可能延伸至祖甲之初。而《花东》卜辞时代,《花东》编者认为大体相当于武丁前期。朱凤瀚意见也与之相近,定为武丁早期至中期偏早。研究者大都认为武丁晚期出现的“”形,出现时间要比“”还要晚些。

因此,“”中的“”是声符,乃“辟”的省声十分可疑。把“”作为“璧”的早期形态,也不相符合。

古文献中常把和氏璧称为“和璞”。这璧与璞有什么关系。在甲骨文中字作 (《甲骨文合集》6816)、 (《甲骨文合集》6813)等形。唐兰在《释龠》中对甲骨文中璞字作了如下分析:

“此字从……其字实象高山之状。此字作象两手举辛(或省为一手),扑玉于甌,于山足之意,即璞字本字也。……此字以璞玉之象为主,爻形以示事之所在,甌形以示玉之所盛,……其义谓初采于山之玉,则秦册所言:‘郑人谓玉未理者,璞’也。……如此字,实完全揭示一古代

采玉之图;此种文化史料,至可宝贵。”

唐兰形象的解释为我们展示出一幅生动真实的采玉图。另据《荀子·大略》:“和氏璧,井中厥也。”《韩非子·和氏》:“楚人和氏,得玉璞楚山中。”《战国策·秦策三》:“楚有和璞。”故知和氏璧中的“璧”是“璞”,即未加工的美玉。

我们从甲骨文“𠂔”(璞)字中,看出“𠂔”字中间的“口”字,很可能是一支手“扌”的笔误。“𠂔”字左边是一个弯着腰蹲着的“人”,伸出一只手,拿着右边的一把刀在采玉。

甲骨文“𠂔”字,即“辛”字,是一个象形字。甲骨文“𠂔”就是一把平头刀的样子,上部是刀头,下部是一个长刀把。最上部加一横,表示铲割的东西,其下部加一横,实为刀把的“挡手”。辛的本意就是刀。用刀劳作是一件辛苦的事。

王辉在《殷墟玉璋朱书文字蠡测》中把“𠂔”看成是一种琢玉的工具,一把刻玉的刀^[2]。

“𠂔”字中间的“口”字,在后来的篆书和楷书中仍然保留着。如“𠂔”和“辟”。在春秋至秦汉时期才出现“璧”字,是在辟字下面加了一个“玉”字。如“𠂔”(齐侯壶)、“𠂔”(盟书 16. 19)^[3]。

《花东》中形为“𠂔”的字,应该说是从“𠂔”字简化而来的。把其中的“玉”用圆圈取代。正如李学勤在《关于花园庄东地卜辞所谓丁的一点看法》一文中所说:“在有的字里,表意的‘玉’旁却可以用圆圈形代换……”根据李学勤的这种说法,圆圈“○”只表示“玉”,并非指某种玉器。再省去“山”和“𠂔”而成为“𠂔”字。为“璞”的省笔字。在一把刀旁放一块素玉,开采出来,有待加工雕琢之玉。这种解释与甲骨文中卜辞的含义更吻合。

璧是一块未经加工的美玉,即玉璞。它不同于一般常见的玉或美石,是指稀少、贵重的美玉。

四、结合古文献说“璧”

《尚书·顾命》有:“越玉五重,陈宝。赤刀、大训、弘璧、琬琰在西序;大玉、夷玉、天球、河图在东序。”其中的“弘璧”,很多人认为是一块“大璧”,“大璧”该有多大?上面提到过一块直径35厘米的大璧,是一块石制品。根据当时的玉石加工技术,很难加工出比35厘米还要大的平圆形

中间有孔的“玉璧”。

“弘璧”中“弘”字含有大而光亮的意思。“弘璧”应为一块特殊的美玉,一块大宝石。

《左传》桓公元年(公元前711年)春“三月,……郑伯以璧假许田。”

2700多年前,“璧”(圆形片状,中央有孔的玉器)价值不是很高,因为在良渚文化中晚期,20厘米左右的玉璧成叠出土。郑伯所用假许田的“璧”,一定是一块珍贵的稀有宝玉。

桓公十年(公元前702年)初,“虞叔有玉,虞公求旃。弗献。既而悔之,曰:‘周谚有之:匹夫无罪,怀璧其罪。’吾焉用此,其以贾害也。乃献之。”

文中虞叔有玉,这“玉”应是一块不寻常的玉,即周谚中的“怀璧其罪”的“璧”——一块宝玉。作为虞公的弟弟虞叔,在当时完全有资格佩玉和玩玉。虞公也不会向虞叔去求一块普通的玉。

僖公二年(公元前658年),“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,假道于虞以伐虢。”

“垂棘之璧”的“垂棘”是水晶。但是出土的实物中并没有用水晶石琢制成的“玉璧”,当时的玉雕工具也很难切割水晶。

至于《墨子》中“和氏之璧、隋侯之珠、三棘六异,此诸侯之所谓良宝也。”《荀子·大略》中“和氏璧,井里厥也,玉人琢之,为天下宝。”《韩非子·和氏》中“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。”《战国策·秦策三》中“楚有和璞”等等,其中和氏之璧,即和璞,也是一种宝玉。

李斯《谏逐客书》:“必秦国之所生,然后可也。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。”“夜光之璧”也是一块宝玉。绝不可能是平圆形中央有孔的玉器。

总之,璧还有一种含义是宝玉。

(叶康宁,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博士研究生;
叶寅生,非金属矿研究学者)